



理學叢書

四書講義

下

〔清〕呂留良 撰

中華書局

理學叢書

四書講義

下冊

〔清〕呂留良撰
〔清〕陳縱編
俞國林點校

中華書局

四書講義卷三十二

孟子三 公孫丑上

凡九章。
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當路於齊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復許乎？」復，扶又反。○公孫丑，孟子弟子，齊人也。當路，居要地也。管仲，齊大夫，名夷吾，相桓公，霸諸侯。許，猶期也。孟子未嘗得政，丑蓋設辭以問也。孟子曰：「子誠齊人也，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」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，不復知有聖賢之事。或問乎曾西曰：「吾子與子路孰賢？」曾西蹙然曰：「吾先子之所畏也。」曰：「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？」曾西蹙然不悅，曰：「爾何曾比予於管仲？」管仲得君，如彼其專也；行乎國政，如彼其久也；功烈，如彼其卑也。爾何曾比予於是？」蹙，子六反。輒，音拂，又音勃。曾，並音增。○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。曾西，曾子之孫。蹙，不安貌。先子，曾子也。輒，怒色也。曾之言則也。烈，猶光也。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，是專且久也。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，故言功烈之卑也。楊氏曰：「孔子言子路之才，曰：『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。』使其見於施爲，如是而已。其於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固有所不逮也。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，而羞比管仲者何哉？譬之御者，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；管仲之功，詭遇而獲禽耳。曾西，仲尼之徒也，故不道管仲之事。」曰：

「管仲，曾西之所不爲也，而子爲我願之乎？」子爲之爲，去聲。○曰，孟子言也。願，望也。曰：「管仲

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顯。管仲、晏子猶不足爲與？」與，平聲。○顯，顯名也。曰：「以齊王，由

反手也。」王，去聲。由，猶通。○反手，言易也。曰：「若是，則弟子之惑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

而後崩，猶未洽於天下；武王、周公繼之，然後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則文王不足法與？」

易，去聲，下同。與，平聲。滋，益也。文王九十七而崩，言百年，舉成數也。文王三分天下，纔有其二；武王克商，乃有

天下。周公相成王，制禮作樂，然後教化大行。曰：「文王何可當也？」由，湯至於武丁，賢聖之君六七

作。天下歸殷久矣，久則難變也。武丁朝諸侯有天下，猶運之掌也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，

其故家遺俗，流風善政，猶有存者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膠鬲皆賢人也，相與

輔相之，故久而後失之也。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，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，是

以難也。朝，音潮。鬲，音隔，又音歷。輔相之相，去聲。猶方之猶，與由通。○當，猶敵也。商自成湯至於武丁，中

間大甲、大戊、祖乙、盤庚皆賢聖之君。作，起也。自武丁至紂凡九世。故家，舊臣之家也。齊人有言曰：「雖有

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。」今時則易然也。鎡音茲。○鎡基，田器也。時，謂耕種之時。

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過千里者也，而齊有其地矣；雞鳴狗吠相聞，而達乎四境，而齊有

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辟，與闢同。○此言其勢之易也。

三代盛時，王畿不過千里。今齊已有之，異於文王之百里。又雞犬之聲相聞，自國都以至於四境，言民居稠密也。且

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；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飢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。此言其時之易也。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，異於商之賢聖繼作；民苦虐政之甚，異於紂之猶有善政。易爲飲食，言飢渴之甚，不待甘美也。

孔子曰：「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」郵，音尤。○置，驛也。郵，駟也。所以傳命也。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。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故事半

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時爲然。一乘，去聲。○倒懸，喻困苦也。所施之事，半於古人，而功倍於古人，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。

功利之惡，浸淫人心，孟子以後，千載猶惑，學士大夫於此不曾分明，安得有學術事功乎？陳同父以漢文帝唐太宗接統三代，而朱子力辨之，正爲此也。

「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」，孔子此言，自不關時勢說，單說德之行速如此；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，此引孔子之言，又見德行本易，故下文總結，謂「事半功倍」，方兼時勢說，見不必有文王之德，而王可反手也。

上文言時勢之易王，此言德本易王，兩兩平列；到下文「當今之時」，時也，「萬乘之國」，勢也，「行仁政」，德也，此三句，方合德與時勢言。

正講時勢，忽入此節，此正辨文王百年後興，與齊王反手異同處。「德」字即從「文王之德」「德」字生來，此孟子文章線脈也。文王無時無勢，然以百里起，正見德之

速處，若齊之時勢，即德不必如文而王尤易矣。下文「事半功倍」對文王言也，故此節只引證得一箇「速」字。

此正對「文王之德」講，「速」字正對「百年」「繼之」，文無時勢故難，齊有時勢故易，然易固是速，難亦是速，緣德本極速也。

公孫原問「夫子當路於齊」，孟子答云「以齊王由反手」，孰以之？孟子以之也。因公孫疑文王之難，故論及時勢之易，時勢就齊言，德字卻就孟子言。孔孟之德，得百里而君，皆能朝諸侯，有天下，如文王然，不論時勢也；齊宣何德，但猶足用爲善，能任孟子，亦可以王，然終不能盡孟子之量，故須乘時勢爲之，此孟子所以戀戀於齊也。要之聖賢以行吾道救濟天下爲事，或爲君，或爲輔相，其德則一，而所以行此德，畢竟不同，故孟子言時言勢，也只爲當路於齊立說耳。此一節卻是孟子全身自任處，引孔子之言，煞有微意。

「事半功倍」只是一箇「易」字，正對針「是以難也」「難」字，古人正指文王，是通章總結，王齊之易，與辨文王之難，兩件事理合一處。
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不異矣。如此，則動心否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否。我四十不動心。」相，去聲。○此承上章，又設問孟子，若得位而行道，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，亦不足怪。任大責重如此，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？四十強仕，君子道明德立之時。孔子四十而不惑，亦不動心之謂。曰：「若是，則夫子過孟賁遠矣。」曰：「是不難，告子先我不動心。」賁，音奔。○孟賁，勇士。告子，名不害。孟賁血氣之勇，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。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，乃能先我不動心，則此亦未足爲難也。曰：「不動心有道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程子曰：「心有主，則能不動矣。」北宮黝之養勇也，不膚撓，不目逃，思以一豪挫於人，若撻之於市朝。不受於褐寬博，亦不受於萬乘之君。視刺萬乘之君，若刺褐夫。無嚴諸侯。惡聲至，必反之。黝，伊糾反。撓，奴效反。朝，音潮。乘，去聲。○北宮姓，黝名。膚撓，肌膚被刺而撓屈也。目逃，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。挫，猶辱也。褐，毛布。寬博，寬大之衣，賤者之服也。不受者，不受其挫也。刺，殺也。嚴，畏懼也。言無可畏懼之諸侯也。黝蓋刺客之流，以必勝爲主，而不動心者也。孟施舍之所養勇也，曰：「視不勝猶勝也。量敵而後進，慮勝而後會，是畏三軍者也。舍豈能爲必勝哉？能無懼而已矣。」舍，去聲，下同。○孟姓。施，發語聲。舍，名也。會，合戰也。舍自言其戰雖不勝，亦無所懼。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，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。舍蓋力戰之士，以無懼爲主，而不動心者也。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宮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賢，然而孟施舍守約也。夫，音扶。○黝務敵人，舍專守己。子夏篤信聖人，曾子反求諸己。故二子之與曾子、子夏，雖非等倫，然論其氣象，則各有所似。賢，猶勝也。約，要也。言論二子之勇，則未知誰勝；論其所守，則舍比於黝，爲得其要也。昔者曾子謂子襄曰：「子好

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：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慄焉；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好，去聲。慄，之瑞反。○此言曾子之勇也。子襄，曾子弟子也。夫子，孔子也。縮，直也。檀弓曰：「古者冠縮

縫，今也衡縫。」又曰：「棺束縮二衡三。」慄，恐懼之也。往，往而敵之也。

孟施舍之守氣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。」言孟施舍雖似曾子，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，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，所守尤得其要也。孟子之不動心，其原蓋出

於此，下文詳之。曰：「敢問夫子之不動心，與告子之不動心，可得聞與？」告子曰：「不得於

言，勿求於心；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。」不得於心，勿求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不可。

夫志，氣之帥也；氣，體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氣次焉。故曰：「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」聞與之與，

平聲。夫志之夫，音扶。○此一節，公孫丑之問。孟子誦告子之言，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。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，則當

舍置其言，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；於心有所不安，則當力制其心，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，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。

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，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，急於本而緩其末，猶之可也；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，則既失於外，而遂遺其內，其不可也必矣。然凡曰可者，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。若論其極，則志固心之所之，而為氣之將帥；

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，而為志之卒徒者也。故志固為至極，而氣即次之。人固當敬守其志，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。

蓋其內外本末，交相培養。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。「既曰『志至焉，氣次焉』，

又曰『持其志無暴其氣』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。今夫蹶者趨者，是

氣也，而反動其心。」夫，音扶。○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，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，又言無暴其氣何也？

壹，專一也。蹶，顛躓也。趨，走也。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，則氣固從之；然氣之所在專一，則志亦反為之動。如人顛躓

趨走，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。所以既持其志，而又必無暴其氣也。程子曰：「志動氣者什九，氣動志者什一。」敢

問夫子惡乎長？」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惡，平聲。○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

告子如此者，有何所長而能然，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。知言者，盡心知性，於凡天下之言，無不有以究極其理，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。浩然，盛大流行之貌。氣，即所謂體之充者。本自浩然，失養故餒，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。蓋惟知言，則有以明夫道義，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；養氣，則有以配夫道義，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，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。告子之學，與此正相反。其不動心，殆亦冥然無覺，悍然不顧而已爾。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

曰：「難言也。」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，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。難言者，蓋其心所獨得，而無形聲之驗，有未

易以言語形容者。故程子曰：「觀此一言，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。」其爲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于天地之間。至大初無限量，至剛不可屈撓。蓋天地之正氣，而人得以生者，其體段本如是也。惟其自反而

縮，則得其所養；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，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。○程子曰：「天人一也，更不分別。浩然之氣，乃吾氣也。養而無害，則塞乎天地；一爲私意所蔽，則欲然而餒，卻甚小也。」謝氏曰：「浩然之氣，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。」

又曰：「浩然是無虧欠時。」其爲氣也，配義與道；無是，餒也。餒，奴罪反。○配者，合而有助之意。義者，人

心之裁制。道者，天理之自然。餒，飢乏而氣不充體也。言人能養成此氣，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，使其行之勇決，無所疑憚；若無此氣，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，然其體有所不充，則亦不免於疑懼，而不足以有爲矣。是集義

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嘗知義，以其外之也。

慊，口簾反，又口劫反。○集義，猶言積善，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。襲，掩取也，如齊侯襲莒之襲。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，

而其養之之始，乃由事皆合義，自反常直，是以無所愧怍，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。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，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。慊，快也，足也。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，而自反不直，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。然則義豈在外哉？告子不知此理，乃曰仁內義外，而不復以義爲事，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。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，即外義之意，詳見告子上篇。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：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芒芒然歸。謂其人曰：「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長矣。」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。以爲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」長，上聲。揠，烏八反。舍，上聲。○必有事焉而勿正，趙氏、程子以七字爲句。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。必有事焉，有所事也，如有事於顧臾之有事。正，預期也。春秋傳曰「戰不正勝」，是也。如作正心義亦同。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，語意自不同也。此言養氣者，必以集義爲事，而勿預期其效。其或未充，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，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，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。閔，憂也。揠，拔也。芒芒，無知之貌。其人，家人也。病，疲倦也。舍之，不耘者，忘其所有事。揠而助之長者，正之不得，而妄有作爲者也。然不耘則失養而已，揠則反以害之。無是二者，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。如告子不能集義，而欲強制其心，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。其於所謂浩然者，蓋不惟不善養，而又反害之矣。「何謂知言？」曰：「詖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；發於其政，害於其事。聖人復起，必從吾言矣。」詖，彼寄反。復，扶又反。○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。詖，偏陂也。淫，放蕩也。邪，邪僻也。遁，逃避也。四者相因，言之病也。蔽，遮隔也。陷，沉溺也。離，叛去也。窮，困屈也。四者亦相因，則心之失也。人之有言，皆本於心。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，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；苟爲不然，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。即其言之病，而知其心之失，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。

如此。非心通於道，而無疑於天下之理，其孰能之？彼告子者，不得於言而不得於心，至爲義外之說，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，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？○程子曰：「心通乎道，然後能辨是非，如持權衡以較輕重，孟子所謂知言是也。」又曰：「孟子知言，正如人在堂上，方能辨堂下人曲直。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，則不能辨決矣。」宰我、

子貢善爲說辭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「我於辭命則不能也。」然則夫子既聖矣乎？」行，去聲。○此一節，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。說辭，言語也。德行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。

三子善言德行者，身有之，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。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，而孔子兼之，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。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，又善養氣，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，然則豈不既聖矣乎？此夫子指孟子也。○程子曰：「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，欲使學者務本而已。」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夫子聖矣

乎？』孔子曰：『聖則吾不能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』子貢曰：『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聖矣！』夫聖，孔子不居，是何言也？」惡，平聲。夫聖之夫，音扶。○惡，驚歎辭

也。昔者以下，孟子不敢當丑之言，而引孔子、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。此夫子指孔子也。學不厭者，智之所以自明；教不倦者，仁之所以及物。再言「是何言也」，以深拒之。「昔者竊聞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張皆有聖人之一

體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則具體而微。敢問所安。」此一節，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，是也。一體，猶一肢也。具體而微，謂有其全體，但未廣大耳。安，處也。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，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。曰：

「姑舍是。」舍，上聲。○孟子言且置是者，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。曰：「伯夷、伊尹何如？」曰：「不同

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則進，亂則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；治亦進，亂

亦進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孔子也。皆古聖人也，吾未能有行焉；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」治，去聲。○伯夷，孤竹君之長子。兄弟遜國，避紂隱居，聞文王之德而歸之。及武王伐紂，去而餓死。伊尹，有莘之處士。湯聘而用之，使之就桀。桀不能用，復歸於湯。如是者五，乃相湯而伐桀也。三聖人事，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。「伯夷、伊尹於孔子，若是班乎？」曰：「否。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。」班，齊等之貌。公孫丑問，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。曰：「然則有同與？」曰：「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。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皆不爲也。是則同。」與，平聲。朝，音潮。○有，言有同也。以百里而王天下，德之盛也。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，心之正也。聖人之所以爲聖人，其本根節目之大者，惟在於此。於此不同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。曰：「敢問其所以異？」曰：「宰我、子貢、有若智足以知聖人。汙，不至阿其所好。汙，音蛙。好，去聲。○汙，下也。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。假使汙下，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，明其言之可信也。宰我曰：『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舜遠矣。』」程子曰：「語聖則不異，事功則有異。夫子賢於堯舜，語事功也。蓋堯舜治天下，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。堯舜之道，非得孔子，則後世亦何所據哉？」子貢曰：「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。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。」言大凡見人之禮，則可以知其政；聞人之樂，則可以知其德。是以我從百世之後，差等百世之王，無有能通其情者，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。有若曰：「豈惟民哉？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太山之於丘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，類

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。出於其類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」垤，大結反。潦，音老。○麒麟，毛蟲之長。鳳凰，羽蟲之長。垤，蟻封也。行潦，道上無源之水也。出，高出也。拔，特起也。萃，聚也。言自古聖人，固皆異於衆人，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。○程子曰：「孟子此章，擴前聖所未發，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。」

動心不動心，便是王霸之分。

失聲破釜，見色豆羹，固動也；許由之玩世，子方之驕人，亦動也。古人謂被酒而狂，與醉而益矜慎者，均爲酒所動耳。

「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宮黝似子夏」，論語句似應立舍黝爲主，而援卜曾儼之，然孟子原爲論己之不動心，因公孫丑借孟賁爲言，故孟子亦借黝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，一步步打到自身上。養勇亦以守約爲上，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，借黝舍陪出曾子子夏，卻又是子夏陪曾子，孟子之學，源本曾子，故說曾子正陪出自己，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。此二句雖是評品黝舍，卻正爲過渡出曾子子夏，空中形影瞥颺，是孟子文章神化處。

「昔者曾子謂子襄」節是知言養氣源流公案，後半章推尊孔子作結，乃一瓣香從上法乳也。

兩箇「守約」，迥不相同，只換一箇「氣」字，而曾子之約自見。

「不得於言」，不知言也，言在外而知言卻在心。「勿求於心」，謂不復求知耳，今人看不可之意，卻與孟子不合，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。今人說求心，止是明心見性之意，與言更不相涉，不知離言而求心，正是告子宗旨，與孟子背馳處，如何反倒入他拳窠去？此不但不知孟子，並不知告子之言也。看告子「勿求」下兩箇「於」字，原緊帖上句言，「勿求心」之助於氣，「勿求言」之理於心，故曰「於」，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，不得於言勿求心也。學者須明辨之。

「勿求於心」，不辨理也。孟子知言，正辨理也，非重言語也。

「不得」，正從向來「勿求」來。

有謂：異端一無所求於天地萬物，而惟我心之知，故可獨存其本；若我儒將有事於天下，而豈可徒守其至虛之心？故不得不治其末，是以論心者必兼論氣也。又謂：佛老之流，不可以用世者，治心而不治氣也。先生曰：「如其言，將謂異端專能治心而不可應世，聖學專爲應世而治氣，其治心則與彼同妙。推高異學之治心猶可言也，說壞聖人之治心治氣，不可言也！夫惟聖人爲專能治心耳，聖人之治心，以格致誠正修爲治，使心合乎一，而齊治平之道自出其中，此所謂知其心而存其本，而末無

不該，合內外之道也。異端之不可用世，正謂不知心，不能存其本，故末不可通。如其本是，豈有絕末之理？若但謂其不能應世，彼且謂神通普度，以帝王身，宰官身，將軍、女子身，皆可說法，非頑空無作用矣。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儒同處，伊川子曰：「本領不是，一齊差卻。」秀才自不曉得聖人本領，妄謂吾儒之勝異端，只在能治家國天下，故勢不能沖淡寂寞，以求最上之高妙，是以本讓異端，而自踞於末以求勝，其不爲魔鬼所侮者幾何？夫治心應世，體用一原，如其言，則已判而爲二，判而爲二，則所謂應世者，已不關本體，已自流於功利，則儒者之道，已遠出二氏下矣，安得不皈依乞命哉！」

陸稼書云：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虚無用之心，不管外面之差失，因目爲禪定之學，其實非也。告子乃是欲守其心，以爲應事之本，蓋近日姚江之學爾。然既不能知言養氣，則其所守之心，亦何能以應事？故猶自覺有不得處；雖有不得，彼終固守其心，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，殆其久也，則亦不自覺有不得，而冥然悍然而已；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，則又爲王介甫之執拗矣。故告子者，始乎陽明，終乎介甫者也。大抵陽明天資高，故但守其心，亦能應事，告子天資不如陽明，則遂爲介甫之執拗矣。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拗者也，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拗者也，然則學陽明者，其弊必至

於執拗乎？是又不然。如告子天資剛強，故成執拗，若天資柔弱，則又爲委靡矣。故爲陽明之學，強者必至於拗，弱者必至於靡。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，謂告子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，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，不求其枝葉，若孟子言志至氣次，是謂志之所至，氣必從焉，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，與告子之「勿求」者異矣。噫！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，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與？先生曰：「百餘年以來，邪說橫流，生心害政，釀成生民之禍，真范甯所謂『波蕩後生，使搢紳翻然改轍，至今爲患，其罪深於桀紂』者，雖前輩講學先生，亦嘗心疑之，然皆包羅和會，而不敢直指其爲非，是以其障益深，而其禍益烈。讀此論，爲之驚嘆，深幸此理之在天下，終不得而磨滅，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。至謂陽明天資高，但守其心，亦能應事，即朱子謂『禪家行得好，自是其資質爲人好，非禪之力』意。然如朱子所稱，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，乃可謂之行得好耳。按陽明所爲，皆苟且僥倖，不誠無物，吾未見其能應事也。觀其通近侍，結中朝，攘奪下功，縱兵肆掠，家門乖舛尤甚，皆載在實錄，可攷而知也。實錄稱其『性警敏，善機械，能以學術自文』，深中其隱矣。或曰：子何言之激也？曰：是則是，非則非，無渾融，無矯激。陽明答羅整庵書直指朱子爲洪水猛獸，比之爲楊墨。楊墨之於孟子，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，使其果是，則朱子盡非，

亦不可兩立也。凡論佛者，曰「我不佞佛，亦不闢佛」，此必深於佞佛者也。曰「我不入君子黨，亦不入小人黨」，此必深於媚小人者也。故凡謂朱陸無異同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，皆異端之徒，陰陽惑亂之術，不可不辨。」

「夫志」以下六句，每上一句是承上「不可」，是賓；每下一句是駁上「可」字，是主。「持志」中，便攝入「知言」一節工夫。

「夫志」以下六句平列無疑，疑關在「至」「次」二字，孟子輕下原平，公孫重讀覺仄耳。孟子平中之仄在氣，而公孫所疑之仄卻在志，其錯絡處在此。

到不得而後求，已是補救末著，況勿求乎？知言養氣，是不得前一步工夫，與告子之所謂「求」，本自不同。告子只強制於臨時，孟子惟培養於平日，此自然不至於不得，而心之所由不動也。

知言則知之明，養氣則行之勇，知明處當，心自然不動。聖賢工夫，總不外知行，知先行後，序必如此，若謂知行合一，不分先後，則孟子此二句，難免支離。且「良知」二字發自孟子，而孟子自言其知，卻貼「言」字，言者，人言也，即讀書窮理之說也，孟子既知有良知，乃反舍其內而求之外何耶？及言「養氣」，則又云「集義」，集者，事積聚之謂，若統乎良知，則良知即義，又何用集？若以良知集義，則義又在外耶？